

拆除分裂的壁障



拆除分裂的壁障

(摘自日本杂志)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9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7-107287

出版说明

最近几年，日本的《世界》、《统一评论》等杂志刊登文章揭露现南朝鲜法西斯政权的真面目，并介绍了南朝鲜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为反对这一政权、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情况。

本社选择其中的部分文章，用各国文字翻译出版。

目 录

- 1 南朝鲜的“第六共和制”和民众的呼声
——卢泰愚新政权下的南朝鲜现状
伊藤千寻 …………… 1
- 2 必须查究光州惨案真相
赵德圭 …………… 19
- 3 再论南朝鲜当局所说的“南北对话论”
——关于破坏对话的逻辑
康德珠 …………… 49
- 4 官方统一论的轨迹
康德珠 …………… 65
- 5 南朝鲜当前的焦点 …………… 96
- 6 拆除分裂的壁障
文益焕 …………… 107

南朝鲜的“第六共和制”和民众的呼声

——卢泰愚新政权下的南朝鲜现状

伊 藤 千 寻

5月18日，是“光州事件”8周年的日子，即8年前，1980年在南朝鲜全罗南道光州市发生市民起义，而起义群众惨遭大屠杀的日子。今年2月底，卢泰愚上任时曾许下诺言，要把光州事件的善后处理当做首要政治课题。但是，民主势力，尤其是光州市民依然以满含怨恨的神情注视着“新政权”。

南朝鲜真正的“普通人”对挂出国民和合、民主化等口号伪装成“普通人”登上宝座的“卢总统”的看法究竟如何呢？

继全斗焕时期的高压强权统治之后，民主化之风稍有起色的今天，为实现民主化，国民本身有何动向？此刻，民主化势力以何种势力为靠山？

值此“第六共和制”起步之际，我有幸走访了南朝鲜的中心城市汉城、反政府情绪根深蒂固的光州市和卢泰愚本人的出生地庆尚北道大邱市等三座城市，想借此机会介绍我在这些地方耳闻目睹的南朝鲜社会的实况。

年号：阳88与阴44

“距88奥运会开幕还有××日”字样的牌子在南朝鲜到处可见，汉城车站大楼正面、光州市的全罗南道道厅办公大楼正面和大邱市的某小学校舍正面等，比比皆是。

同时，人们还可以到处看到说明今年为第44年的字样。贴在汉城市各大学校区内的大字报和撒在光州市街巷的民主化运动传单上标明的并非公元1988年，而是“国家分裂44年”。这几个字，如实地反映着人们对刚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国家就被分裂这件事所抱的怨恨。

“阳”88与“阴”44，这两个数字，一个反映发扬国威之企图，一个反映民族之悲痛心理。卢泰愚的“第六共和国”就在这种时刻登场。

怒 火

正当卢泰愚就任“第十三届总统”举行“就职宣誓”时，座落于距汉城以南近三百公里的光州市的全南大学学生会馆前布告牌上贴满了十五张大字报，吸引着

学生们的注目。在道林纸上用红色和黑色蜡笔写的大字报里，有这样的语句：“要把卢泰愚的就职典礼变为卢泰愚的葬礼。要让屠夫卢泰愚饱尝诅咒的火焰和憎恨的石块弹，而不是拿花束和鼓掌表示的欢迎和祝贺。”

别的一些大字报也用激烈的语气谴责了新政权：“杀死一个人就是杀人犯，杀死众多的人就会变成伟大的普通人。”这句话正是尖锐地揶揄卢泰愚的。

有的大字报上写道，缅甸仰光事件、金浦机场爆炸事件和“大韩航空客机事件”等三大事件都是“由全斗焕和卢泰愚一手制造的恐怖事件”。大部分的大字报上的落款是“粉碎光州屠杀元凶卢泰愚掌权斗争委员会”，填写的日期为“美帝强占、祖国分裂44年”。

贴在学校正门上的落款相同的大字报，在明白地号召开展抗议斗争：“下午三点，在道厅前举行粉碎卢泰愚掌权斗争大会。处决不让民众活下去的卢泰愚！”他们要展开反对新政权的斗争，就想在这个八年前投入空降部队杀害2 000市民制造光州事件的中心舞台——道厅前的广场开始。

在下午三点之前，身着保护色制服，手持护身板的机动警察队早已在道厅前大公路——“锦南路”两旁摆开了阵势待命。此外，旁边还有一伙头戴白色钢盔身着便服的机动警察队。因为他们头上的白色钢盔使人联想到头骨，由此得名为“白骨团”。他们一旦同学生交手，着装的机动警察队就离的远远地发射催泪弹，

而“白骨团”则利用这个机会冒着雨点般飞来的石块弹和火焰瓶，突进学生群里施威，狠命踢打。市民对“白骨团”恨之入骨。

过一会儿，面向马路的光州天主教中心七层楼的最高一扇窗户上，一个扩音器突然响起了“阻止卢泰愚掌权，建立民主政府！”的口号。当时，在马路上的约有一百名的市民即刻手拉着手唱了暂作国歌的爱国歌，同时，由天主教中心楼上撒下了传单。油印的传单字迹不太清晰，上面写有“光州惨案主犯卢泰愚是民族的仇敌，粉碎舞弊掌权，争取民众的生存权！胜利属于民众！”“反对美国撑腰的卢泰愚篡夺政权；废除进口关税；把美国赶出去！”等口号。在远处观望的市民渐渐向中心楼靠拢来。我拾一张传单念着，突然双眼火辣辣地刺痛起来，原来警察开始发射催泪弹。这时，足有两个排的头戴防毒面具的机动警察向群众扑了过来。

人们霎时被驱散，便衣警察逮住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倒扭住胳膊拉走。这一天，不只在道厅办公楼前面举行示威，在市区各个地点都举行了运用游击战术的一名叫“奇袭示威游行”的示威。哨声一响，装成行人的群众立时集聚编成队形，撒传单举行示威，警察队赶来就投掷石块和火焰瓶。我坐车在市区转了一圈，马路上一处一处地散着一地玻璃片和小石块，市区笼罩一层烈性催泪弹毒气，我虽戴上了事先准备的

口罩，还是不顶用，不住地打喷嚏。据说，现今在南朝鲜用的催泪弹毒气，在世界上最毒，其中在光州用的催泪弹的毒气更浓。前一次，他们在市区里的大学向群众打的催泪弹的毒气，一直扩散到坐车须驰二十分钟才到的市中心，那里的人们也得用手绢掩住鼻子和嘴才行，从来没有参加过示威游行的女学生们也表示担心说，“因为时常呼吸毒气，怕不能生育”。

正当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时，也有带着花束的学生和市民到市郊光州惨案遇难者的公墓去省墓。包括女学生在内的十名学生队站在写有“五月光州之好男儿○○○烈士之墓”字样的一百零一座坟墓前，行了两次鞠躬礼，然后齐声合唱了一首歌：

共同战斗过的同志虽不能再见，
旗帜仍然迎风招展，
不拘岁月流逝，山河将作证，
怒火喷发热血的心脏，
我们一心勇往直前。

这些学生里，有从汉城赶来的。他说：“全斗焕和卢泰愚，对光州惨案都负有责任。他们都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卢泰愚就任‘总统’，毫无正统性，绝不该允许他就职。”有人提问，他对新政权有何所求，他答道：“对卢泰愚有所求，其本身就是天大的笑话。去

年6月开端的抗争，还没有终结。我们将用我们的双手争取我们之所求，根本不想向卢泰愚去求什么。”冷风飕飕，颇有凉意，握笔写字的手腕都快要麻木了，而祷告声和歌声却持续不断，此起彼落。去年6月，被催泪弹击中头部牺牲，从而把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汉城延世大学学生李汉烈的墓前放有7束菊花。他的墓碑上刻有十字架和“基督教徒烈士全州李汉烈之墓”的字样。三座“无名烈士墓”前放有装有鲜花的玻璃盒。流逝的8年岁月，非但未能湮灭这一惨案，反而更加深了人们为这一惨案所抱的怨恨。

我有机会访问了一所民主化运动的据点。据说，在全罗南道举行示威游行时所用的旗子、横幅和标语牌等都是在这里制作的。“我要向对南朝鲜朝民主方向发展有所理解的日本朋友说几句”这里的年轻负责人这么起了头之后，继续说：“提请你们多加注意防止，自民党的军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一手控制南朝鲜的情况出现。在冷战的恐怖中，南朝鲜和日本即将变作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据非官方的调查资料证明，由于座落于光州市郊的原子能发电站事故频频发生，落在光州市民身上的放射能多于容许系数的一百倍。

“我们在遭美国的掠夺、人权被他们压抑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至少给我们除掉核污染。

“未能实现民主化也罢，我们希望至少不要重演光州惨案那样的屠杀。”这可能是光州市民发自肺腑的悲

痛呐喊。

时代情感

在光州，要听一听普通市民的意见，那是非常难的。你只要一表明你是新闻记者，对方就闭口不谈，守口如瓶。这并非因为他们怕自己的意见一旦见报随之而来的政府的报复，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报道机构。他们对报道机构抱有极大而又根深蒂固的不满，认为它们只替官方进行宣传。悬挂在天主教中心的楼房的标语牌上也用大字写有“反对歪曲的和偏于一方的报道”等字样。光州惨案发生时，有许多人惨遭杀害，当地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由于官方的压力，根本没敢报道惨案实况。

在远处，观看抗议集会的人群里，有一个人勉强启齿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全罗道人多多少少都抱有来自地区观点的受害者意识。

“我们本不乐意卢泰愚做‘总统’，但他既然就任总统，望他多少能推进民主化过程。”还有，专卖反政府杂志的一家书店的老板说：“卢‘政权’是靠舞弊选举当选的，因而它没有正统性。但是，我们要求他既然就任总统，就该为在经营经济和政府人选方面努力消除地方主义；弄清光州惨案的真相。”

这种意见，我在大邱也听说过。

有个在竞选时给卢某投票的学生说：“卢泰愚就任‘总统’本不是令人高兴的事，而这是时运所至呀。他是不能免掉在光州犯下的杀人之罪的，应抱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工作才是。”光州市民和广大的国民，都抱有反政府情绪，因此尽管“卢总统”声嘶力竭地高唱国民和合，但要使郁结于他们心中的冰块融化，确是不易做到的。还有，即使是支持卢某的人，也并不一定都从心里信赖他。老实说，卢某如不愿做第二个全斗焕，那么，他就应该除了通过88奥运会的国民和合之外，还要推进民主化；在同北朝鲜的关系方面，也该实行“哥白尼式”的“转变”政策，要超越去年的六·二九宣言，大大前进一步。

培育自由的幼苗

在这种环境中，从去年6月起，民主化运动在全国范围达到了高潮，因被迫接受这一局势发表了六·二九宣言，随之民主化风潮便席卷了全国。这种趋势，由于全斗焕政权倒台，更趋向高涨。代表民主化思潮的是言论。

汉城的各家书店都另设了“出售开禁图书柜台”。柜台上，开禁的图书堆积如山，墙上贴着列有五百多

种开禁的图书目录。站在柜台周围读开禁图书的人简直多得挤也挤不动。在大邱市中心，写有“祝《月刊中央》复刊”字样的横幅标语在人们的头上迎风飘舞。

在光州市，各家书店的社会科学图书柜台上，开禁的图书独揽着读者。

其中有：光州惨案的记录、《社会主义艺术论》、马克思的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文集（共三卷）、连载于《世界》杂志上的《韩国通讯》、影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书刊和诗人郑芝溶的诗集等等。于1980年6月当局勒令停刊的杂志《月刊中央》，时过8年终于复刊了。复刊后的第一期，设一专栏登出图片真实地介绍了光州惨案，还对“第六共和国”提出下列七项问题：①对言论的限制；②军部干预政治；③光州问题；④不民主的教育；⑤排除进步势力；⑥分配之不均等；⑦权威第一等。同时，在复刊词中表明：“民主主义，不会有人赐予我们，而应由我们自己去争取。同样，民主主义的基础——言论自由，也应由我们自己去靠自力去拥护和争取，而不该幻想靠别人的力量去获得。

“我们向读者发誓，今后我们不惜牺牲，甘做一撮培育自由幼苗长成大树的基础肥。”

在书店，有一个学生聚精会神地读开禁的书，他掩饰不住心里的高兴，对人说：“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引人入胜的书，简直读不过来，可是我还是希望今后更多地发行这种书。”书店的老板也高兴得不得了，他说：

“开禁的书，不论哪一种，都在畅销。所以供不应求哩！”还有不少顾客远远地观看出售开禁图书柜台，有一顾客问我说：“我们不习惯读这么多种的书。我们至今以为关于工人运动的一些书，都是特种书。在日本，普通人也读这种书吗？”他们由于长期受压迫，思想意识被封锁，忽然看见开禁这么多种书，看样子有点手足失措。

申请创刊的，报纸有十九种，广播电台有四座，周刊及月刊杂志每天达十种。

离汉城市中心街道很近的一座楼房上悬挂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有“《瀚盖列新闻》将在三月创刊”字样。（“瀚盖列”音译，意为同一民族——译者）前《东亚日报》编辑局长宋建镐任发行人兼社长，过去曾为争取言论自主化而进行斗争，被社方解雇的那些记者，如今聚集一堂，提出办好“面向国民的报道真情的报纸”的口号，正在大力加紧筹备工作。他们已申明，他们将不受政府的臭名昭著的“报道方针”的约束。他们在为创刊这一报纸告国民的小册子里强调：“今天，我们要创刊时代所要求的国民性的报纸，以期克服言论追随制度的体制上的错误。我们将拒做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和权力的附属品。由于为实现言论自由进行斗争而被解雇或被逮捕坐牢的我们记者，虽遭种种折磨长达十多年，但始终坚持争取言论自由和独立的初衷。我们将绝不压力所屈报，绝不改变要做国民意志代言者

的既定方针。”

对筹措创刊报纸所需的50亿圆基金，他们采用了由普通市民捐募的方法。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东亚日报》曾经为政府所挟持，广告费收入一项被堵，资金周转受阻，吃了不少苦头。他们是根据这一沉痛教训，想出此法的。这又是“开辟一条路，能使每个国民做到言论之主人”的一种方法。

在别的报社当报童的少年，也节用微不足道的工资，捐了不少款。筹措资金的目标，很快就完成，约有3 000人捐款，就凑足了。

2月底举行了录用记者的考试，应考者竟达2 764名，这等于录用人数的一百四十倍。其他业务人员等一般职员都算在内，应考的人数竟超过八千人。只举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国民对该报社寄予多大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劳动条件较好，恰恰相反，他们的薪金同别的报社同一工种相比，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

试举社长宋建镐的例子，他的薪金比别的报社新雇职员的最初薪金还要低。尽管如此，有的记者竟辞掉现在服务的报社来应考，他说：“我很想，在出象样的报纸的报社工作。”

正在举行录用考试时，我利用间隙时间同宋建镐见了面。对即将创刊的报纸，他说：“我们打算起初印出30万份。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南北早日实现自主统一，为实现民主言论、民族言论甘做一根支柱。我和记者

们都有精神准备，随时被捕去坐牢。”对于新政权，他谈到自己的看法说：“卢泰愚要掌权时，杀了不少人，他若允许言论自由，这些事就会被揭露无遗的。自由气氛的缓和必定有限，军人的本性必将显露。”当今的现实，验证了他的话。本来该报预定在3月创刊，但由于政府不认可，只好延至5月了。但是，他强调说：“国民在竭力支持我们，因此，对于我们的活动，政府也将不得不认可的。”

他的言论，证实了要求民主化的思潮有多么高涨。宋建镐预测说：“自4月至5月，将出现要求查明光州惨案真相的动向。”

该报将全用朝鲜文字而一概不用汉字，这是为了显示民族自主性而采取的措施。

尽管政府对禁销的图书开禁，而如今还有不在此例的非法化而仍在发行的杂志。那就是被东亚日报社和朝鲜日报社解雇的记者们于1985年创刊的杂志《话》。该杂志在揭露政府的报道方针的实质等，反对当局的镇压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愿为民主、民族、民众的言论做垫脚石。”这是双周刊杂志，每期印一万五千册，已出20期，印书是秘密的，印出后通过非公开渠道向各家书店发行。

编辑部座落于汉城的一条背胡同里。周围净是贩卖汽车零件的商店，办公楼又极杂乱，他们只占二楼的一间房。房里堆有至今发行的杂志，有十名记者，有